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

御製序

卷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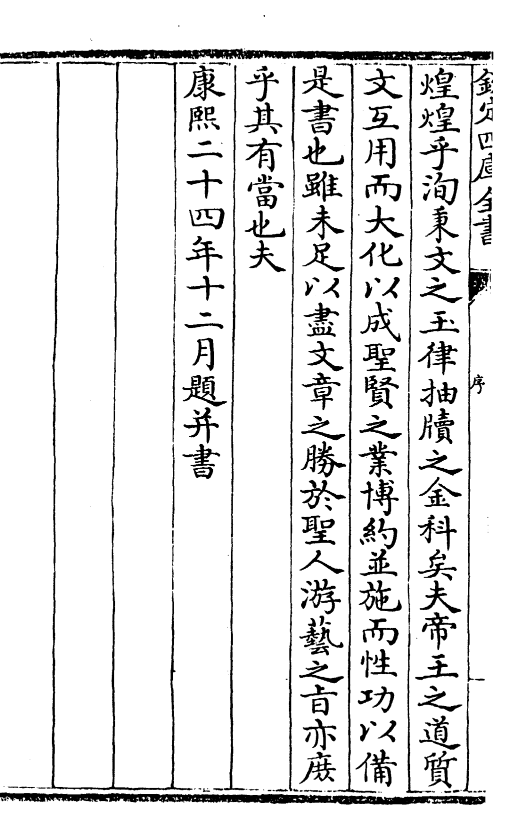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御製古文淵鑒序

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聖作賢述非文不著其為用也大矣書契以後作者代興簡册充盈體製不一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羣聖權輿於六籍如論説之類以疏解為主始於易者也奏啓之類以宣述為義始於書者也賦頌之類以諷喻為指始於

詩者也傳序之類以紀載為事始於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雖流別各殊而鎔裁有體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處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銓擇處無以得其精也古來采核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吕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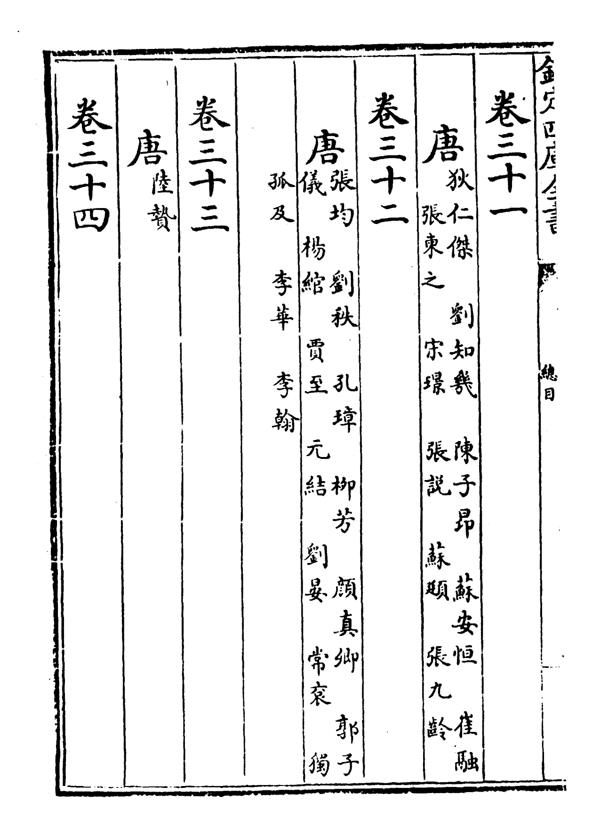
代各為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恒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彚為正集即間有瑰麗之篇要皆歸於古雅其綺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別集傍采諸子録其要論以為外集



煌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題并書

御選古文淵鑒總目　　總集類



臣等謹案

御選古文淵鑒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御選內閣學士徐乾學等奉

勅編注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迨于宋用真德秀文

章正宗例而

睿鑒精深别裁正當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

有箋釋用李善注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畧

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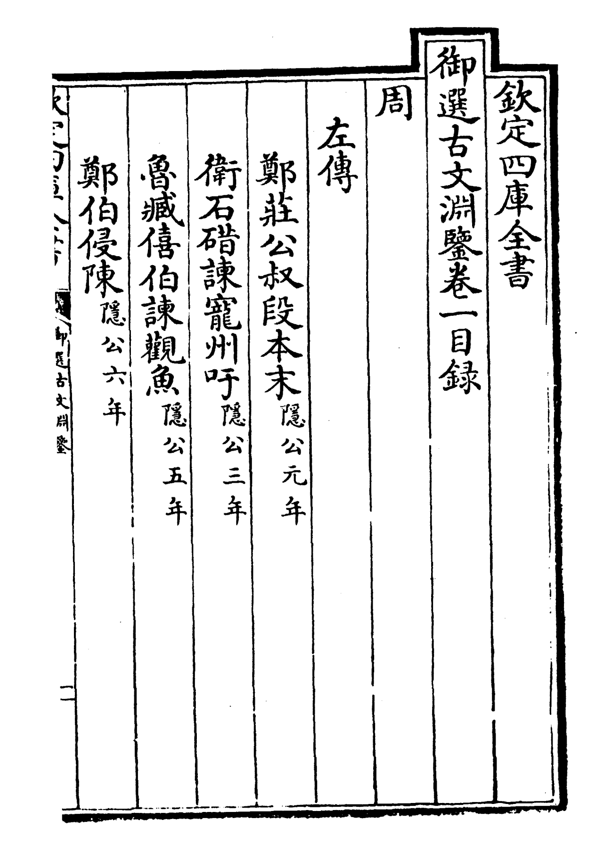
古文標注例而批導窾要開發精微不同昉

之簡畧備載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
聖訓語見根源不同五臣之踈陋至於甲乙品題
覩揮銓藻别百家之工拙窮三準之精微則自有總集以來歴代帝王未聞斯著無可援以為例者盖

聖人之心無不通
聖人之道無不備非惟
功隆
德盛上軼唐虞即
乙覽之餘
品題文蓺亦詞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雖帝堯之
煥乎文章何以加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目録

周

左傳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隱公十一年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桓公二年

隨季梁勸修政桓公六年

楚屈瑕伐羅桓公十三年

魯齊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晉獻公嬖驪姬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閔公二年

楚屈完對齊使僖公四年

御選古文淵鑒卷一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姬姓黃帝苗裔后稷之後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弒謂之西周平王東遷洛邑謂之東周即春秋之始也

左傳

左丘明著丘明魯史也孔子將修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丘明懼弟子之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或先經以始事

書曰烝烝乂不格姦人倫之至萬世之訓也以武姜之偏溺叔段之貪惡莊公初無孝友之誠心遂不明於予奪之大義養成弟惡而後以兵取之其失德多矣

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是為春秋內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姬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桓公友傳子掘突是為武公申姜姓國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云生之難應劭云兒墮地開目視為寤生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制邑在鄭巖險之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請京使居之謂之京

東萊呂祖謙曰左氏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已在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

城大叔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也令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子呂曰公子呂鄭大夫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

詐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敘好處以下分筆力寫分情事

江熙曰敘事文字貴首尾連貫詳略得宜左氏最善此法是篇用勤而色脉挐而入情為傳記一祖

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雖厚必崩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無鐘鼓曰襲將掩鄭國之不備夫人即武姜）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鄢邑共國）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臣正治曰鄭莊惡養天倫左氏以曲筆寫出千載如畫隧而相見亦譎諫之類歟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城潁鄭地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潁谷邊邑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掘也隧地中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大隧之中也

臣德宜曰孝為人心之同百行之本帝王以之及物忠臣以之格君所謂推而放之皆準也故西銘言仁亟稱潁封人之錫類

石碏之諫卓然千古正論有國有家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想當時所賦之詩今不可復考融融和樂相得之貌姜出而賦大隧之外此亦當時所賦之詩其樂也泄泄泄泄舒散相得之貌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按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己意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

衛石碏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齊姜姓大公望之後得臣齊大子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衛詩又娶於陳曰厲嬀陳嬀姓虞舜之後○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

西山真德秀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臣廷敬曰履霜之戒聖人所謹辨之不早實為厲階石碏謀國而忘其私可謂忠而且智矣

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夫○碏仕略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言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

辭義堅正有典有則

西山真德秀曰按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

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而皆殺之立公子晉是為宣公

魯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物采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康侯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不出非民事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臣鴻緒曰吐辭典贍莊雅鏗然作金石聲

臣英曰納民軌物一句為一篇

之主文全從此立論氣格端重色澤濃縟

一篇之中論斷多於序事是史家又一格歐陽五代諸傳每得此法

永心葉適曰周任去惡之論蓋謂自心與行事罪過處當力勦治斷絶使善道日增長後世反

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侵陳（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於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五父陳公子佗）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施之於人豈惟不能去惡又助惡矣

臣乾學曰陳侯昧于親仁善隣之義所謂長惡自及也左氏辭義嚴正垂戒切矣

鄭莊公入人之國而不利其土地雖怵於齊魯猶歉能以私自克者君子許其有禮亦善善長之義也

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周大夫任周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蘊紆粉反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郲鄭地許姜姓堯四岳伯夷之後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潁考叔挾

敬所王宗沐曰詳覽莊公之言不敢以許自為功似讓能況能久有許似反已況能禋祀許似處患吾其能與許爭似憂遠然其卒曰不惟許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則自為自利之心不覺自發露矣要之殘忍陰忌莊公

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亡侯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

本性不變於段何變於許

臣英曰討貳舍服文能道情遂若哀言

臣士奇曰慮遠憂深周詳婉至守國之權謀修辭之上品

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吾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禋寡人之使

臣叔元曰命許大夫之言回環婉娩令讀者不復知其情之譎詞令之妙足絶千古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音加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

典贍之中姿致蔚然呂東萊所謂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切至者此類是也

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宋子姓微子啓之後郜大鼎郜國所造器也宋華父督弑殤公立莊公以賂桓公者 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僖伯之子名達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 越席結草。越戸括反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粢食不鑿 黍稷曰粢不精鑿

西山真德秀曰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昭其儉也袞冕黻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幅音逼 衡紞紘綖 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率劣戍反鞞補頂反鞛布孔反 鞶厲游纓 鞶紳帶也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鞶步干反游音留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此上衣下裳之飾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示器物不虛設 鍚鸞和鈴昭其聲也 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

東萊呂祖謙曰斬關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桓公弑君墓國曾無怍色何有於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內也

臣杜訥曰議論警策章法遒緊在左氏集中尤見峭拔古腴之

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

色

季良在而楚不敢伐隨宮之奇行而晉即舉虞合二國之事觀之可以見用賢之效矣

東萊呂祖謙曰伯比一毀軍而納少師辭猶置毫末之毒於其

夫官也僖伯諫觀魚其子哀伯諫納鼎故曰有後於魯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 楚羋姓其先鬻熊事周文王至成王時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傳至熊通僭稱武王隨姬姓國 使薳章 楚大夫薳于委反 ○ 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官名董正也正二國之成 鬬伯比言於楚子曰 鬬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

心而使隨之君臣自勝自負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而吾拱手以制其斃焉雖事往迹湮而讀者猶不知其端倪也

水心葉適曰季梁宮之奇士會晏嬰語略同所謂馨香無讒慝真古人之格言成周典型未遠

也（張自侈大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羸劣追反）熊率且比曰（楚大夫○率音律且子余反）季梁在（隨賢臣）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腯徒忽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

也

臣岳頌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即孔子務民義敬鬼神之意為千古立國要言

曰粢在器曰盛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皮毛無疥癬○瘯七木反蠡力果反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

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戰勝而驕者必敗讀此可以知兵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楚大夫伐羅羅熊姓國在宜城縣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楚官名即屈瑕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桓十一年莫敖敗鄖於蒲

臣照曰轉折有致勁而能婉末後綴足前意略增數字結尾一掉無限烟波

騷狃忕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隨縣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齊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其法貴知彼知己此篇約略盡之

水心葉適曰顏考叔曹劌燭之武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於春秋左氏載劌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柯刼齊桓事司馬遷遂列於刺客之首是時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魯人請見劌古衛反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間猶厠也又何必厠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爲刺客還考之不詳也

臣廷敬曰詳整有法文家矩矱

觀獻公之行事雖非驪姬二五亦無不亂之理此人事亦天道也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晉姬姓武王子成王弟唐叔虞之後賈姬姓國）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狐姬生重耳小戎子（允姓之戎）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姬姓）

臣徳宜曰讒譖之入必探君之情而曲中之二五之言甘而易悅潛移國本此小雅巷伯所爲絶痛也

驪戎男女以驪姬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平陽蒲子縣二屈平陽北屈縣或曰二當爲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

申生之禍機牙已成雖無偏衣金玦其得免乎左氏雜引諸臣之言變化

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絳邑名晉所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坺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僖四年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晉獻公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閔公二年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里克諫曰里克晉大夫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

錯綜文特古藻

東萊呂祖謙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動之而克乃曰吾其中事乎夫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克守前術而

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應後勢宜其敗也

臣英曰晉獻公只因寡人有子一語遂使讒間窺伺申生獲戾觀其諸臣聚謀懼而不怨怨而不叛至今讀之猶有淒風寒雨

大子帥師晉作上下二軍大子本將下軍令代公將上軍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而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晉之公族叔向之祖父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

之色

臣笑曰諸大夫多勸申生去然捐階掩井舜亦安之矣故西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尨莫江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

楚勢日强召陵一盟而俛首聽命齊

臣士奇曰辛伯所諗四事是千古亂源左氏特為拈出

也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周大夫諗周桓公名黑肩諗告也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

楚屈完對齊侯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桓屈服之功大矣

西山真德秀曰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顧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履所履踐之界淮南有故穆陵闕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成功矣

晦庵朱熹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名陵之師之類是也

臣正治曰伐楚一役是春秋大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楚大夫屈瑕孫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諸侯謙稱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雖衆無所

舉然不責楚以僭王而問王祭此伯功之所爲卑也

前段文勢緊峭後段藻色紛披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仲雍之後虢虢叔之後皆姬姓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代虢滅下陽故言復）宮之奇（虞忠臣）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

臣照曰佩佩鑿鑿牲復盡情無一懈筆

臣廷敬曰叙宫之奇諫語甚深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書旅獒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峭與公穀合看始知左氏文筆之妙

臣葵曰奇諫屢矣不聽而逃不失為忠孟子之智百里奚特辨食牛之妄耳奚實愧奇也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於卜偃晉掌卜大夫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於召陵見君臣之義明焉於甯母見父子之倫正焉左氏於此二事敘致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即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晉獻公女為秦穆公夫人）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

特詳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也東萊呂祖謙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耳元德張洽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

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

子為内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臣鴻緒曰齊桓力非不強卒以德禮服鄭可為得制勝之本

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僖十六年鄭殺子華

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

韓之戰其曲在晉秦獲晉侯而因晉人之憂感卒歸而禮之穆公於是乎有君人之度矣

晉侯之入也僖九年秦納晉惠公秦穆姬屬賈君焉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内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秦之掌龜卜者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臣照曰敘晉侯背施棄親違卜致敗次弟井然似碎實整讀之惟恐其盡

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之後獲其孤之雄者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令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地晉侯謂慶鄭慶鄭晉大夫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郤犨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

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僨方問反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

臣正治曰戰韓之舉秦直晉曲其敗也宜不必史蘇之占矣

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秦大夫子桑）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五稼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

夢是踐豈敢以至僖十年晉狐突遇大子大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晉侯烝賈君故曰無禮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與女簡璧簡璧罃弘姊妹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名佚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姓呂瑕其邑名名飴甥字子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臣乾學曰晉大夫反首茇舍哀痛之誠上感皇天后土俾而得濟田單之存齊種蠡之霸越狐偃諸臣之興晉皆以孤忠克成奇烈

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易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飴甥立言之妙能使秦伯降心以從千古第一詞令也

臣德宜曰呂甥之立子圉與明于謙之立郕王意同使敵不得挾質以要我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蛾析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餼猶饋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即惠公許賂河外列城五之地

宋襄忍於鄫子而不忍於二毛謂之曰仁吾不信也公羊擬以文王之戰誤矣

元德張洽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狥小節以取敗國殄民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是年三月宋襄公伐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名目夷襄公庶兄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二毛

自及其身之禍

臣鴻緒曰宋襄公不務脩德而欲以力爭諸侯已爲禍基即使用子魚之言一戰而勝楚亦終不能霸也

頭白有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儳仕銜反

㧻十九年所歷各國之事而合叙之貫穿簡括此史家列傳體所從出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重耳奔蒲晉獻公使伐蒲事在僖五年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校報也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狐突伯行之子字子犯 趙衰 夙弟字子餘 顛頡魏武子 名犨畢萬封于魏犨其後也 司空季子 晉臣臼季也 狄人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之别種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 儵直由反 以叔隗妻趙衰生

臣正治曰文公出亡備嘗艱阻而反國之後則褊心隆怨左氏備書殆有以也

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

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姬姓文王之子曹叔振鐸之後）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合也脅肋也蓋肱下肋骨合比）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臣乾學曰子玉請殺重耳與亞父請殺沛公事同然卒無有以此罪楚子項王者誠以其有君人之度也

臣廷敬曰秦穆晉文皆霸主也懷嬴一事彼此均失

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鞬九言反子玉成得臣也為楚令尹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所妻晉懷公妻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匜以支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富辰欲王忍小忿以扞外侮亦自有見然至逆王命而執其使抑亦甚矣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明年秦伯納之於晉是為晉文公遂霸諸侯

富辰諫襄王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僖二十年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鄭大夫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二子周大夫

不能申明君臣之大義而但以親親為言豈正論乎宜無以動王之聽也

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厲公納惠王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周大夫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邘音于凡蔣邢茅胙

臣乾學曰襄王不忍小忿以棄懿親是從奸而忘禍也故卒召子帶之難富辰諫詞可謂懇摯矣

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髙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名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名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

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

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殺嬖臣申侯寵子子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懐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

論此等文字可見當時諸侯猶畏名義先王之澤未衰水心葉適曰展禽事僅一見無子產鋒銳之氣純於義理與事相麗意順詞正宜齊侯不戰而自卻也

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是年狄伐鄭取櫟尋奉王子帶攻襄王王出適鄭晉文公納王以定王室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二十五年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使展喜受勞師之辭命於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

月令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臣叔元曰臨之以先王先公責之以棄命廢職使齊侯無所解免欲不還師得乎

晉為三軍謀帥而必曰說禮樂敦詩書以戰功取霸而必曰文之教此等議論識見非三代以下人所及

水心葉適曰左氏叙晉文公求霸以信義禮行之如醫用急藥療急病一病必應一藥孟子又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楚成王宋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告急先軫曰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

分別雎虞暭皞

仁山金履祥曰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伯圖猶有此後世併無之矣

臣杜訥曰禮義信皆立國之大

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中行桓子御戎魏犫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五年晉侯逆王入于王城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持三日糧退三十里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經晉文公欲用其民而亟修此三者以示之可謂本務矣

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

楚申公叔侯戍穀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在僖二十六年

御選古文淵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三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目録

周

左傳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宋人使門尹般宋大夫如晉師告急時楚子圍宋公曰宋人告

城濮名陵霸功之大者名陵之師責

包茅之貢問膠舟之罪何等辭嚴義正城濮之戰執宛春許曹衛以致蒙馬虎皮曳柴偽遁兵家陰謀無所不用此桓文譎正之分也

水心葉適曰城濮之戰宛然戰國楚漢之事與齊桓迥殊不謂時變如此之亟至策命侯伯又

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

不止漢楚莽操之風見矣

晦庵朱熹曰文公代衛以致楚

退又曰有徳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宫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而陰謀以取勝故夫子稱譎而不正

臣照曰齊之霸以召陵晉之霸以城濮齊用正晉用譎此桓文優劣之辨左氏極力摹出一時情事千古如新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

臣正治曰得臣違楚子之節制致敗劉慢至此欲不與尸得乎蔿賈已先料之矣

臣德宜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故胥臣先犯陳蔡此兵法攻瑕之術也欒枝僞遁郤溱陰伴此之智横擊夾攻分道出奇敘次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胡圭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如畫

臣廷敬曰先軫之言智子犯之言禮欒枝之言義晉有是三臣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嗅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

安得不霸

臣鴻緒曰是役也晉謀臣猛將克底厥功然非以禮義信教民於先未必能定霸也傳曰能以德攻信夫

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上鬬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食也

晉之伐鄭本以其無禮貳於楚特借辭耳故是役也晉主而秦客燭之武之言易入者以此

仁山金履祥曰晉文報怨而喜

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衡雍鄭地滎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佚之狐鄭大夫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夫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

功故邀秦以伐鄭秦據恃功而嗜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謂晉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也）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臣乾學曰秦晉協和以圖鄭燭之武數言能使秦伯反爲鄭守此種已開戰國策士之風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闕猶削小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反爲鄭守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僖公三十二年

違棄老成之言自古鮮有不敗者穆公敗而知悔㷀曰能賢惜其能悔而不能改日尋干戈而未有已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于秦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

臣煕曰情至不過數語便覺風景淒然百端交集

臣鴻緒曰老成謀國情深語至悽惋動人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名視百里奚之子）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中壽百歲）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

秦師至滑而鄭不知微弦高之智鄭亦殆矣文逸宕多姿

南陵夏后皐之墓也皐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自鄭入滑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臣德宣曰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又云幾事不密則害成今秦師甫出即為二子所窺其取敗何疑

臣英曰鄭之辭杞子意嚴而詞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鄭商故以四韋為牛先也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猶令驛遞也鄭穆公使視客館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鄭卿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

邑得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婉情迫而語閒想見古人用筆之妙

晉敗秦師于殽僖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傳車起姜戎

是時晉鄭未睦秦師之東又非加兵於晉乃藉同姓為兵端而衰経以從戎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止齋陳傅良曰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

之兵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師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臣士奇曰秦晉交兵自殽始先軫狃於小利而忘大計啓數世之釁故殽之勝禍晉非利晉也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晉大夫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替廢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二年秦孟明伐晉戰于彭衙又敗秦伯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卒濟河封殽尸遂霸西戎

魯躋僖公文公二年

弗忌之躋僖公所謂非禮之禮夫子責其不智左氏譏其失禮聖賢所見畧同

原父劉敞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彼不以子繼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禹父）湯不先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微子父）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

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況親親乎

臣薿曰逆禮失祀論斷易繁證以兩詩而足可爲引經議事之則

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頌閟宮篇）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泉水篇）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

秦穆公濟河焚舟（文公三年）

秦伯終任孟明以成王官之捷可為千古用人之法

臣乾學曰此秦穆公之霸也穆公悔心一萌任賢修政奄霸西陲甚矣用人之效彰彰如是也孔子刪書獨存秦誓以此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召南采蘩篇方者曰沼小者曰沚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也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

親之以德一語自是本原之論不專為宋公道

燕翼子（大雅有聲篇美武王能遺善謀以安成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宋樂豫諫昭公（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子）為右師公孫友（目夷子）為左師樂豫（戴公玄孫）為司馬鱗矔（桓公孫）為司徒（矔古亂反）公子蕩（桓公子）為司城華御事（華元父也）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臣叔元曰尋斧本根之喻至理可思情切而語類諷何其辭之泠以雋也

此篇深得懷柔之道宣子能用善言

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晉郤缺說趙宣子文公七年

晉郤缺郤芮子言于趙宣子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文元

其相晉君以主齊盟也不亦宜哉

年晉侯伐衛圍戚取之 令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明年晉歸衛匡戚之田

辭義典重高陽氏以下一段太史公全採入舜本紀

環谷汪克寬曰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則季孫行父使司寇出諸境郏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返

魯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紀公名庶其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季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名行父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馬于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貪利而忘君也

伯厚王應麟曰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盜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罷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西山真德秀曰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臣焜曰平平對去有開有結比偶文字左氏已先為之矣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即皐陶字○隤音頽敳音瑰檮音桃戭音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臣正治曰文子三思後行而子莒僕則出之甚決可謂能疾惡者矣其引古典詳而有體

臣廷敬曰國語亦載莒僕事而以為里革更書以授文子似未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敦徒本反少皡氏有不才子少皡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言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臣乾學曰行父詞氣微涉激烈要其自比鷹鸇之逐大義凜凜如申屠嘉召辱鄧通亦復令人想見大臣風采

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他刀反餮他結反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臣杜訥曰文子此舉深明人臣之大義節取而表著之亦足維綱常於不墜

問鼎逆節之萌也王孫滿之對一毫委蛇不得必如此辭嚴義正始足以杜覬覦之端折强臣之氣

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莊王）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

臣德宜曰在德不在鼎實有國之金鏡寳藏也蓋正位凝命者乃鼎而三趾兩耳者非鼎也使周鼎不淪於泗水而秦得之亦何益

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今河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既縣陳矣闕正言而復之申叔深得納誨之方楚王亦有虛受之量

正叔程頤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

臣然曰蹊田之喻妙在切直取懷而與之喻妙在輕儁

臣正治曰蹊田之罰最為妙喻猶鄉取一人以歸惜哉其未盡裁之以義也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蹊音兮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二子陳卿

楚子圍鄭宣公十二年

鄭詞遜順得以小事大之體所以能不失國

環谷汪克寬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淩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狄馬思啟封疆者猶有改過遷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大音太且巷出車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鄭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善之美意也

臣鴻緒曰前既封陳兹復平鄭伐國而不有莊之霸也宜哉

傳文莫多於此而中間述言叙事繁冗纖悉秩然不亂粲然不遺典而雅

九縣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黄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楚大夫入盟子良出質子良鄭伯弟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士會士季也初封隨後改封于范遂為范氏郤克佐之郤缺子趙朔將下軍

富而艶奇而法曲而詳諸美具矣

水心葉適曰荊尸事已見莊公蓋通國大舉凡在役屬之民皆用之矣故鄢曼以為豈不知楚師之盡行而士會所言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大衆

（趙盾子）欒書佐之（欒盾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別為知氏）趙同（趙衰子）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

遂征寇為難事而內外有紀如此故以為不可敵也

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蔿敖孫叔敖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蓐音辱前茅慮無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武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頌篇名者昧也耆致也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彘子先穀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

晦庵朱熹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只要狥人情如

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即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六爻辭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令變為兑兑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令變為兑兑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令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兑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師而不從臨

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也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占先縠誅之

水心葉適曰楚去國遠而楚晉在内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餌晉晉甘其說而弗自定比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

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令鄭屬楚故曰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邑名楚官多名爲尹子重將左莊王弟公子嬰齊子反將右公子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不能支求爲河曲之交綏豈可得也

茅堂胡寧曰邲之戰先縠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旆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鄗苦交反）鄭皇戌使

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濞既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啟土○蚡扶粉反篳音必）箴之曰民生在

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輿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

臣照曰左氏於極長文字如江如河無所不有而起伏變化層

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見叠出令人應接不暇洵文章之鉅觀

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令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

臣德宜曰晉師人各異心非楚能敗晉晉先自敗也啓季用兵令官官參軍事往往牽制取敗可以為戒

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致師謂單車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掉徒弔反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截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

臣鴻緒曰敘兩國軍事極錯綜變化而成敗井然眞兵書之祖所以古良將多讀之楚子七德數語志量弘遠不愧霸者

一而已麇興於前射麇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滎澤在滎陽縣東）見六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

臣英曰先縠輕而寡謀剛躁而愎以致晉師敗衂左傳數處摹寫情狀如畫誠易所謂弟子輿尸也

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

臣乾學曰此楚莊之霸也春秋惡僭王獨於是役無貶辭蓋以莊有霸者之義也左氏載晉楚計畫行陣如虬龍變化至今讀者若躬上觀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屈完子）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小雅六月篇）軍志曰先人有

臣荗曰晉師敗於𨍭楚莊勝於懼故子行三軍必與夫懼者

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唐狡蔡鳩居皆楚大夫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郤克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

臣士奇曰不昭武功而以七德自愧楚莊蓋居成功蓋自克庸以來無時不兢兢也

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誇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戶止也淳熙九經本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本竝作戶而建安本作尸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王以左廣始出亦必以左廣終歸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惎其器反扃古熒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

臣叔元曰通篇議論叙事鋪陳排比相雜成文如編珠錯繡耀人心目

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臣杜訥曰林父不能審幾獨斷以致喪師辱國責固難逭矣先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時邁篇又作武周頌武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賚之篇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桓之篇

殺劉慎不仁敵國猶知之顧使佐中軍此晉之失霸所由來也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令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于宮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子叔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篇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士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喜乎公曰得臣猶在得臣即子玉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宣十五年荀林父敗赤狄滅潞晉侯賞以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以瓜衍之縣

齊衛新築之戰成公二年

諸侯請隧大夫請曲縣繁纓僭越之端上下一轍記孔子之言所以立萬世之防也

水心葉適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許晉隧而與之田豈非此義然地盡則禮亦不能守故卒為至弱之國其要在於無失君道而已

新築人仲叔于奚(守新築大夫)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孫桓子侵齊戰敗桓子孫良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干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齊國佐對晉人(成公二年)

鞌之戰齊之君臣以驕而致敗晉之將帥以和而有功

環谷汪克寬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

晉師從齊師（戰于鞌齊師以敗故追之）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甗音彥）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篇）若以不孝令於諸

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

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畒（小雅信南山篇）令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畒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商頌長發篇）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

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臣正治曰叙事瑣屑而不蕪碎女子一段寫出倉皇投攘之際情景宛然

臣廷敬曰東其畝范甯註穀梁

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若齊幸勝亦從晉求和）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以為利於戎車之驕侵也何休註公羊以為晉地宜東畝者多使齊亦如之也觀戎車是利二語當以范說為長

臣岳頌曰原本孝德仁也稱述先王義也正論嶽嶽能詘無禮之請尊賢尚功之報遠矣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賦與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三師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卿讓功（成公二年）

此篇僅百餘言所以處父子君臣僚友之道皆見

臣鴻緒曰謙則受益和則致祥人臣協恭之道莫不宜然況軍政乎晉三帥可謂善居功矣

晉師歸（歸自鞌）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范叔即范文子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義指嚴正辭氣溫醇深得王朝誥誡之體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獻齊之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大國三卿其二卿命于天子鞏伯即鞏朔為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

臣德宜曰晉之伐齊以私怨相攻非奉王命而獻捷于周非禮也定王據周禮以折強藩毋言

王命伐之而晉之失已見

當時敎尚節概故罃之對楚王其詞

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言此宴賄皆非禮之正勿書此以為禮典）

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彊直如此

臣乾學曰寫得知罃之言嚴勁不少屈方見霸主度量過人處

邲之戰楚獲知罃 於是荀首佐中軍矣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

土厚水深地利也民從教人和也立國之道而言盡之晉侯不從諸大夫

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韓厥謀遷國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盬音

而惟獻子是從可謂能擇善矣

臣廷敬曰近寶公室乃貧論甚新創然中有至理確然不易

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惡疾疢覯成也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不如新田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河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高阜為山止水為澤草木為林鹽鹵為鹽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為樂公説從之夏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語極純粹故朱子稱之大抵亦醇正無疵非復春秋氣矜之習

晦庵朱熹曰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與子產論伯有爲厲事其窮理甚精

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劉子論成肅公受脤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簡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脤市軫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夏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